

## 第二十八章 圣诞晚会

当高易还在享受美梦的时候，艾玛和拉妮已在厨房开始准备早餐。今天是1870年12月临近圣诞节的最后一个周末，租界的西人公私机关都从这天起开始年末的放假，也是高易和山多士谈判了结两件案子，从锡兰科隆坡回到上海继续忙碌半年后，第一个舒舒坦坦地睡到自然醒的早晨。

自从有了儿子亚力克斯后，艾玛每天都会在早晨七点以前醒来，起床，去婴儿房照看孩子。通常在这个时候，高易已经全身上下装束打扮停当，就差没有扣上西服的胸纽，随时准备吻别艾玛，然后提起皮包出门坐马车去律师事务所。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早晨，艾玛起床的动作特别小心，在确定没有惊醒酣睡中的丈夫后，她遵行常规去同一层楼探望儿子。

一年零八个月大的亚力克斯，刚刚醒来。初醒的儿子，就像春天早晨吸饱早露而绽开的花朵，散发出醉倒母亲的婴儿香。亚力克斯，头发金黄像父亲，蔚蓝色的眼睛不知是遗传于父亲还是母亲，因为眼睛的颜色会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而变化。他抬起滚圆的小脑袋，两条腿像小大力士一般，伸出被子外，用肉鼓鼓的小手指，按着胖都都的脚趾，嘴里牙牙学语。摇篮里的他沐浴在粉红色里，分不清这是艾玛拉开窗帘后刚透入的曙色，还是健康的婴儿肤色。

艾玛离开亚力克斯后，下楼到厨房，和拉妮一齐准备早餐。早餐的菜单是她和拉妮隔夜拟好的：煎熏肉，煎红肠，煎鸡蛋，焦糖平底锅甜饼，蕃茄汁浸沙丁鱼，黄油土司，够6人喝的鲜橘水，和现磨的锡兰咖啡（从科隆坡带来的咖啡豆）。准备这顿早餐的企图心很明显，艾玛要用丰富的一餐食物，弥补高易成年到头，有时包括周末在内，不能从从容

容享受一顿英式早餐的不足。

高易醒来后，起床，刮脸，走下楼梯时，凯塞克大班夫妇已经享用完早餐，离开餐厅。

高易摸着散发出肥皂香味的脸颊，穿着睡袍，坐下在餐桌前。艾玛满意地注意到他的目光迅速盯住满桌丰富的食品，而不是像往常那样，首先拿起早晨送来的《字林西报》，目不转睛地念起来。

"亲爱的，要几片平底锅饼？"

"一片够了。"

"瞎说，看这堆满一盘的锅饼。"

"那就三片，谢谢。"

高易将一片煎熏肉放在一块烤成金黄色的土司上，大口送入嘴里。他知道面对艾玛特地准备的这桌早餐，不大吃大嚼一番，艾玛是不会满意的。于此同时，他的眼角偷偷瞄了一下凯塞克大班看完后留在咖啡壶旁的报纸和一叠拆开的信封。

"这是今天的报纸，"艾玛注意到高易的视线，把最新的《字林西报》递给丈夫。

"让我吃完这口再看，"高易一边回答，一边接过报纸。《字林西报》的前身是《北华捷报》，其中周末随报赠送的副刊，偏重时事政治，但是高易并没有立即打开那页最感兴趣的版面，而是仔细地用叉子戳着锅饼的圆角，蘸起琥珀色的枫糖浆。

"今天的锅饼酥脆恰到好处，您和拉妮自己尝过没有？"高易吞下嘴里的食物后问。

"我尝过两片，不敢再吃，怕胖。拉妮只尝了半片，她这几天心情不好。"

"为什么？"

"收容所里一个小偷小摸的男孩不服她的管教，逃走了。"

"你自己没有什么不高兴吗？"

"倒是没有。你觉得今天我应该戴翡翠项链还是白金项链去参加晚会？"

"什么晚会?"丈夫诧异地问。

"我的天哪!你连今天我们要去温思达领事的圣诞晚会都忘了?"

"真糟糕,我还以为晚会是在平安夜举行。对不起,我实在太忙了。"

艾玛抛下选择首饰的问题,转向一个更加生意经的话题。"亲爱的,寻找律师帮办的事,进行的怎么样?我的忠告是,停止受理新的案子,直到找到律师帮办。"

"我已经收到几份履历表,新年过后,我就要开始面试。我不想拖太久,因为又要处理案子,又要面试新人,只会使我更忙。"高易很乐意艾玛用她的直觉和智慧,替自己排忧解难,只要这样不会扫了她款待早餐的兴致。"亲爱的,你有什么帮我挑选律师帮办的建议吗?"

"我不懂法律,学过的拉丁文都忘了。我能建议的只有两句话。第一句是不要找和气而没有用的人,第二句是不要找书呆子。"

高易一边用烤得金黄的土司沾煎蛋的蛋黄流质,一边品味艾玛的建议。"我懂了。你是要我避开那些和霭可亲的傻瓜,你无从生他们的气,因为他们从来都不做真事,也就从来不做错事。同时,你要我避开那些动不动有书为证,一生中除了埋头书堆,没有做过一件实事的人。"

"你解释得比我自己讲还清楚。要咖啡吗?"

"好的,不要加糖加奶,这样才能喝出新鲜咖啡豆的原味。"

艾玛站起来斟咖啡,端咖啡给高易的时候,高易快速浏览了副刊上的新闻。主要新闻有两则,都是关于法国的。第一则是9月份,拿破仑三世皇帝在色当战役大败,向普鲁士投降后,法国发生共和革命,推翻帝制,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二则是6月份,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被反传教的华人殴毙,大清政府委任曾国藩和李鸿章赴天津查办,查办结果,错在华人,目前正在和西方各国谈判赔偿问题。

"艾玛,李提马泰先生最近有消息吗?"高易问。他从天津教案想起正在山东烟台

传教的年轻传教士。

“昨天刚刚收到他的一封信，就在桌上，我拿给你看。”

高易喝了一口苦涩的清咖啡，让不停咀嚼的牙床趁机休息一下，从已经打开的信封里抽出信纸，默念起来。

李提马泰的信，开头讲了他刚到烟台时，受到浸礼会同事劳顿先生的周全接待，使他很快在烟台安顿下来。不幸的是，劳顿先生在6月患伤寒去世，使李提马泰临时成了浸礼会在烟台，甚至是整个中国北方唯一的代表。接下来，在8月份，从天津传来可怕的消息，法国领事和他的夫人以及21名修女惨遭杀害，谣言说烟台也将出现一波排外仇洋的浪潮。于是，李提马泰加入了烟台洋人组织的志愿自卫队，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来福枪，连续很多天，密切注意当地华人的动向。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任何暴力行为，希望随着大清官方对天津教案的妥善处理，整个中国北方排洋仇教的气氛会平息下来。李提马泰的信里还提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请高易夫妇评论。那就是在守卫住地的日子里，李提马泰苦学中文，第一次成功引导一个华人皈依上帝。这个华人姓程，是前太平天国的文职官员。当其他教会的传教士得知这个程姓教徒家里还供着祖先的牌位，就来责问李提马泰怎么可以接受程姓教徒入教的。按照其他教会传教士的说法，既然成了一名基督教，就该烧毁祖先牌位。李提马泰的回答是：“当他烧毁他家的祖先牌位时，我想你也应该烧掉你父母的照片吧？”李提马泰在信末指出：“之所以会引起不同教会之间的传教分歧，是因为目前在中国北方，西洋传教士中广泛传播的一本宣传手册。这本手册把许多中国文化习俗贬低为偶像崇拜，贬低为罪恶。结果，这本手册所到之处，都会爆发对传教士的暴乱。之所以发生暴乱，不是因为中国人邪恶，而是因为手册的作者的无知-----他们没有全面研究过中国人的观念，却在当地人毫无过错的地方，指责他们有罪。这就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成为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对手。这样一来，这本手册恰恰破坏了手册作者所要实现的工作目标。”

"你觉得那个华人教徒该烧毁祖先牌位吗？"高易看完信后问艾玛。

"不应该吧。据我所知，至少托玛斯牧师是跟供奉长辈牌位的阿芳这样讲的：‘允许牌位。只要祷告的时候，心里想着上帝保佑先人在天之灵，就行。’"

"这样说来，你，托玛斯牧师，还有李提马泰，都是自然神论者。"

艾玛脑袋一偏，不解地问："什么是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就是认为每一种宗教，即便是那种最不完善，最堕落的宗教，其中也有宝贵的东西。基督教传教士应该看到，在成堆的垃圾里也能找到金子。异教徒的行为并非完全是魔鬼的行为。"

"我看不出阿芳的长辈牌位有什么宝贵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是出自阿芳对他们的爱。她的父亲是给长毛活活烧死的，再要阿芳把父母的牌位烧掉，这样做不是太让阿芳伤心了吗？"

"或许我们应该停止神学讨论，因为我们都不是神学专家。"

"是的，停止讨论。可是，亲爱的，你还没有回答今天我应该戴翡翠项链还是白金项链去参加晚会。"

高易赶紧往嘴里塞入一段“华洋食品行”的红肠，用细细咀嚼满嘴的食物赢得时间来认真想想该如何回答妻子这个比自然神论困难得多的首饰选择问题。

"白金项链。"

"为什么？"

"白金项链配白缎裙，这种淡素的打扮刚好适合你一点没有胖的身材。"

"我喜欢你的口才。"

"晚会几点开始？"

"下午5时。"

高易舒舒坦坦吃完早饭后，不到七个小时，太阳便悄悄溜下海去。尽管上海的纬度

比苏格兰低，但是冬季的白天同样只是连结黎明与黄昏的短暂一瞬间。当夜幕紧随日落，降临黄浦江岸时，英国领事馆前点起了无数彩色的灯笼，和屋内屋外固定的煤气灯，把整个领事馆从屋基到屋顶，照得灯火辉煌。

为了今天的晚会，领事馆从前厅到厨房，请来了几十个帮手。前厅的酒吧由礼查饭店的酒吧掌柜亲自坐阵，一瓶瓶麝香白葡萄酒，波尔多红葡萄酒，科涅克白兰地，都井然有序地放在恰当的位置，此外还有二十箱香槟酒冰冻待用。厨房里，除了领事馆的司膳主管和三名马来亚帮厨的原班人马外，另外增添了礼查饭店的主厨和专来料理烤鸭的“维多利亚华洋食品行”的大班胜仔。英国领事馆厨房早已成为“维多利亚华洋食品行”的长期顾客，所以领事馆请这家信得过的食品行，另外招罗临时人手，为晚会提供从布置场地，搬运食物，到安顿车马等打杂劳务。为了做好这件事情，“华洋食品行”的爱尔兰总买办艾伦亲自带领十个“食品行”里的华人工人前来当差，其中包括一名刚招来的学徒工，因为这个学徒工懂得洋泾浜英文。

5点整，艾伦帮助温思达领事在领事馆前的草坪上亲手点燃一枝照明弹，接着艾伦带来的华人工人燃起一连串焰花，把天空照得五彩缤纷。当一切光亮的规迹随着滋滋的呼啸声暗淡下来后，身穿黑裤白衫白领结的侍者打开正门，把晚会的客人们迎入领事馆的客厅。这是一间高敞宽阔的豪华客厅，地板是柚木和大理石相间拼成的，墙上挂着文艺复兴时代的油画和四周的英式古典傢俱十分般配，天花板上垂下的水晶吊灯都是一件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比人还高的壁炉架上陈列着七彩景泰蓝花瓶，上面的墙上被一幅硕大的维多利亚女王肖像盖满。除了沿墙角成排的新鲜盆栽圣诞红花，两棵墨绿的高大圣诞树耸立在客厅的对角，上面层层叠叠装饰着半透明或不透明的彩色玻璃挂球，缎带，汽球，圣诞红袜套，和金银色居多的贺卡。

租界里的名流都来了，就他们的职业和性情而言，各不相同，但他们对出席大英帝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举办的圣诞晚会的重视却是相同的。他们中有十三国驻上海的领事；公

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们；仪和，沙逊，旗昌，公和，琼记，仁记，丹拿等大洋行的大班，买办；汇丰，丽如，麦加利等大银行的董事；浸礼会，圣公会，长老会，圣经会等基督教派的牧师；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著名律师，医师，会计师，工程师；驻沪英军指挥官，法军指挥官；大清江海关上海分关税务司；以及上述人员的夫人。大清上海道台涂总瀛受到邀请，但他托病没有出席。

出席晚会的宾客，除军官之外，男士们都穿着燕尾大礼服，女士们的服装从伦敦最新款的丝绒连衣裙，蕾丝边钟形裙子，镶珍珠的紧身上装，到绸缎满洲旗装以及日本和服，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然。女士们的首饰从耳环，项链，发箍，手链，到腰环，都在灿烂的灯光下和侍者托在手里放酒杯的银盘相耀成辉。男女士们穿在外面的皮袄皮大衣被留在厅外的衣帽间里。

礼查饭店搬来的乐队奏起激动人心的《主佑女王》后，晚会以最轻松随意的形式展开。客人们纷纷散成很多个小圈，有的坐着，有的站立，围绕不同兴趣的话题妙语横生。于此同时，侍者们殷勤地托着银盘穿梭在客人中，请客人挑选放在盘里的各种酒类和各式佐酒小菜。名为小菜，丰富胜过正餐，它们中有白鳕鱼鱼子酱，花色炸虾，醋腌小黄瓜，鱼肉塞香菇，煎鹌鹑胸肉，鹅肝酥，油淋暖房番茄，北京烤鸭夹薄饼，波斯甜卷。。。不同的酒类斟在不同形状或颜色的酒杯里，各种佐酒小菜都用细巧的双刃银叉子供宾客挑走。

英国领事温思达和他的衣着保守的夫人，端着酒，在一堆一堆的来客圈里挨个打招呼寒暄，确定第一次来到这种场合的人不会感到拘束不安，确定到这个场合来有目的要结识某某要人的能够得到领事的恰当引见，确定到这个场合来是为了炫耀某种成就的人不会受到冷遇，确定不同意见的人在这种场合不会发生不愉快的争吵。而在所有的客人里，温思达领事真正希望找到后做一番交谈的是新任法国领事达伯理。

达伯理领事身材壮硕，像棵橡树的树干，天生的银灰色头发盖在小脑袋上，压着脸中央的狮子鼻，外突形的弯下巴看上去能挂住一盏灯笼。达伯理是拿破仑三世陛下任命

的外交官，在三世陛下退位后，继续得到共和政府的留用，感到很得意。来上海接替白来尼领事的职位前，他在云南蒙自当过领事，公余时间，他爱好鱼类研究，和对中国的针灸医术极感兴趣。当温思达领事在客人堆里寻找达伯理的时候，这位法国领事正在兴致勃勃地向一群听众介绍一本书。

"这是鄙人写的《中国医学大全》，一共680页。"达伯理握着一本装订考究的厚书，边说边打开封面，"瞧，这些插图多精彩!伯顿医生，你知道这些人体上的红红绿绿是什么东西吗?"

脸色滚圆的伯顿医生将脸凑近这本书，仔细端详书上的插图，然后摇摇头，"不，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我在解剖学里没见过这些东西。"

"它们是经络，懂吗?"达伯理很得意把公共租界里的名医问懵了。

"经络是什么?"伯顿医生问。

"经络就是看不见的五脏六肺。"

"既然看不见，那么这些插图又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凭感觉。好比说，你摔了一交，很疼。疼是一种感觉，但是你看得到这种疼的感觉吗?你总不能因为看不到‘疼’，因而否认‘疼’的存在，对吗?"眼见伯顿医生和听众对自己的高见提不出异议，伯达理更加起劲地讲下去："经络就是对人体上看不见但是感觉得到的各种反应的描述，是一种感觉上的解剖，和伯顿医生学过的解剖学结合在一起，医生就不但能治疗症状看得清的疾病，而且能治疗症状看不清但是病人感到很痛苦的疾病，两者兼顾，才是完美的。好比说，哲学大师伏尔泰在死之前，要求他睡得棺材必须是开口的，这样如果上帝要他上天堂，他就去天堂，上帝要他下地狱，他就从棺材的开口处溜走，这样一种两者兼顾的棺材同样是完美的，对吗?"

伯顿医生和越聚越多的其他听众拿不准有没有听懂达伯理的高论，所以谈不上赞同还是反驳后者的说法。为了不要使法国领事感到冷场，伯顿医生出于礼貌地问："请问领事

先生，您是怎么通晓这套经络理论的呢？”

“你的问题太及时了！”达伯理为进一步发挥满腹故事找到机会，喜形于色。”我在云南蒙自当领事的时候，周末做完弥撒后常去郊外钓鱼。有一次，我刚在一处河边放下钓杆，突然觉得左小腿被扎了一下，一条青绿色的小蛇从我脚下溜走，我被蛇咬了。这显然是一条剧毒的蛇，我的左小腿从膝盖以下很快肿起来，肿得像圣诞树上的玻璃球那么亮，很快我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小腿上的肿全消失了，自己躺在一个华人中医的家里，是我的华人佣人把我措到那里，让中医用针灸把我救过来的。我请教那位中医他是根据什么来确定该在什么部位替我扎针的，他告诉我根据经络。从此，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向那位中医请教，如此这般就有了我手里的这本书。”

然后，达伯理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大作如何已经流传到法国，奥地利。法国已经出现针灸医师，而他的大作是他们的案头必读，直到客厅里的乐队奏起施特劳斯的《华尔兹》，听众纷纷散去跳舞，只剩伯顿医生一个人出于礼貌继续留在那里当听众。

“达伯理阁下，”晚会的主人温思达领事终于出现，问道：“我能冒昧请您留下这本书，让我在假日里好好拜读吗？顺便我想请阁下移步到我的书房，参观一下我的藏书。”

“当然。不过有点麻烦，伯顿医生也想要看，我今天才带来一本。”

“我的那一本改天我到法国领事馆官邸来取，好吗？”伯顿医生找到趁机脱身的台阶，尽管他不记得曾经表示过要读这本书。

“这个主意好，替我解围了。”达伯理如释重负地说。

“伯顿医生，您千万早点去取，晚了，达伯理领事的大作要被人取光的。”温思达领事向终于可脱身的伯顿医生提醒一句，然后彬彬有礼地抬起法国领事的手臂，请他离开对对起舞的客厅，去书房雅叙。

舒适的书房和客厅隔着长长的光线暗淡的走廊，把客厅里的乐曲声挡在门外。一层层柚木书架庄严地遮满书房的四壁，书架上挤着烫金封面的精装书籍，需要攀上移动的扶

梯才能达到最高层。书房的中央是一张桃花心木狮形脚书桌，桌前桌后共有四把高靠背的臂椅。除此之外，唯一醒目的傢俱是书桌后坚固的保险箱。

达伯理环顾四壁，十足风雅地观赏温思达的浩瀚藏书时，温思达从保险箱里拿出一个大信封。

"达伯理阁下，您看过这件东西吗？"温思达把信封放在书桌上。

达伯理在书桌边坐下，从信封里抽出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合约，戴上夹鼻眼镜，仔细看起来，这才明白温思达请自己离开热闹的客厅，到幽静的书房来不是单纯为了显摆自己的藏书。

合约是两年前，1868年，温思达和前任上海道台应宝时签订的有关邻近英国领事馆的黄浦江上出现涨滩的土地升科，即归属和使用方法。合约规定，该片涨滩作为租界之外的连接之地，归公共租界使用，但只能做公共花园之用。以后出现新的涨滩，其土地升科方式，当以这份合约为基础，另行协商。

"这件事情，本来想放完假期后再来麻烦阁下，但是新任大清上海道台涂宗瀛先生照会我在中国农历新年之前谈判新出现的涨滩土地升科，中国农历新年之前就是阳历明年一月，我不想在放假期间打扰阁下，所以希望利用现在这个时候，商讨贵我双方协调对涨滩的立场。"温思达等达伯理看完合约后说。

"法国方面的立场一贯是法国优先，希望和贵方的立场，没有冲突。"达伯理语气变得生硬，和刚才讨论针灸医术时的学者风格判若两人。

温思达对法国同行的这种态度并不意外。自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元首皇帝投降，在欧洲丢尽脸面，新的共和政府因此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既为了提升受挫的民族自尊，又希望在海外殖民地有所建树，以此来挽回整个国家的脸面。

"在上海，英法之间只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冲突的立场。请。"温思达打开书桌上的雪茄烟盒，给达伯理点上雪茄，缓和一下气氛。

"涂宗瀛要谈的是哪一块新的涨滩?"达伯理问。

"新的涨滩靠近十六铺金利源码头。金利源码头在法租界，金利源码头的主人是公共租界里注册的旗昌洋行。所以，英法双方需要有一致的立场，对付同一个涂宗瀛。"

"金利源码头边上有天主教‘三德堂’，涨滩即使归了租界，从当作公共用途为宜的既定立场来看，‘三德堂’更适合成为涨滩土地升科的主人。上次涨滩归属就是那么定的。"

"上次那片涨滩是同时靠近‘三德堂’和金利源码头，这次的涨滩涨得有点歪，单独靠近金利源码头和一个叫徐润的华人的土地。旗昌洋行大班金能亨先生是个非常慷慨的人，他跟我通过气，如果‘三德堂’有什么财务需要，他是乐意帮忙的，于此同时，他将非常感激阁下，如果阁下能帮助他取得这片新的涨滩。"

达伯理一边听，一边慢悠悠地吐烟，冷静地估量情势。这个英国佬要我帮助一位美国佬，可是凭什么我要帮呢？他想了一想，做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这件事情极其困难。我既要涂宗瀛改变应宝时定下的规矩，接受一个和公共用途无关的旗昌洋行成为涨滩的主人，又要面对天主教会的责难，说我没有让‘三德堂’在新的涨滩上获利，除非，阁下能帮我做到一件事。"

"英法一体，请吩咐。"

"帮助天主教耶稣会收复松江邱家湾的天主教堂。"

温思达心里蓦地一惊，收复这间松江天主教堂的谈判是租界社会众所周知的烫手山芋，原因是这间100年前被雍正皇帝没收的教堂当初为华人出资所建，所以大清政府只答应归还这间教堂给教会，但不答应归还给洋人。达伯理把归还这间教堂和替旗昌洋行争取涨滩挂起钩来，是故意出难题让自己知难而退呢？还是达伯理确实受到教会压力，需要自己助一臂之力？

温思达觉得最妥善的办法是找到一个当场不能辨出对错的建议。于是，他语气欣然

地说：“目前恰是谈判收复松江邱家湾天主教堂的大好时机。大清政府已经承认天津贵国领事丰大业死难事件错在中方，派曾国藩和李鸿章同西方列国谈判赔偿，我可以立刻写信给我国驻华大使威妥玛爵士，敦促他支持贵国政府要求归还松江邱家湾天主堂给天主教耶稣会作为赔偿的条件之一，我信里的措辞，由阁下草拟。您看这样行吗？”

达伯理点点头，暗中佩服温思达这么快找到帮助收复松江教堂的答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再多钓一条鱼呢？“阁下，在一切开始前，我想知道金能亨大班能多慷慨地帮助‘三德堂’？”

“请稍候。金能亨大班就在客厅，我去请他来。”温思达说完朝书房门口走去。这时，他突然发现白色的烟雾从门缝里透入，“咦，哪来的烟？”他打开门，一股浓重的白烟扑面而来，呛得他连忙把门重新关上，在那一瞬间，他看清白烟是从走廊远处跟客厅相反方向的厨房处阵阵卷来。

白烟确实起源于厨房。那是因为半小时前，舞会开始的时候，领事馆司膳主管趁品酒吃菜的客人暂时减少，关照艾伦去找几个从“华洋食品行”带来的华人打杂工到厨房来洗盘洗杯子，以便有足够的干净餐具，应付舞会结束后，新一轮品酒吃菜。

艾伦离开热气腾腾的厨房，进入走廊。领事馆的建筑里有两条横贯东西的走廊，一条是建筑正面的半户外的遮阳走廊，一条是建筑内部连接各间屋子的内部走廊。和光照明亮人声鼎沸的客厅和厨房相比，内部走廊显得寂静，昏暗，寒冷。煤气灯微弱的光芒照不透走廊的幽深，各处都是黑暗的角落。艾伦打了一个寒噤，有点后悔没有点上蜡烛。他的目的地是衣帽间，因为在那儿打杂的工人，特别是那个因为他会洋泾浜英文所以把他安排在衣帽间招呼宾客的学徒，到晚会散场前一直会闲着，把他们临时抽到厨房洗盘子，对晚会的服务干扰最小。衣帽间和厨房刚好在走廊的两端，中间隔着领事法庭，资料室，书房，大客厅，土地科。。。

艾伦踏着幽黑，来到走廊尽头的最后一扇门，这里是衣帽间的后门。他转动门把，

房门无声地开启，他从黑暗里一清二楚地看到明亮的衣帽间，一排排昂贵的皮衣毛裘背朝后门挂在落地金属衣架上，衣服的领子上别着号码纸条，用来让宾客们晚会散场后凭号取衣。架子上的衣服像屏障挡住了艾伦从后门直接看到衣帽间前门的视线。艾伦刚想打开嗓门喊那个学徒工的名字，他的声音被他看到的一个熟悉的背影压回喉咙。

学徒工，一个个头长得比年龄大的少年，猫着腰，正慢慢地在一排排皮衣毛裘边移动，他的手挨个伸入衣裘的内外口袋，掏摸一番，把找到的首饰，皮夹，放入一个大皮袋。

艾伦的脑门像被鞭子狠抽了一下，他立刻明白这个学徒正在偷窃宾客们的随身细软，而那只装脏物的大皮袋好像有点眼熟。“住手，小杂种！”艾伦骂着扑上前去。

学徒扭头要溜，被艾伦挡住逃出前门的退路，学徒将大皮袋甩向艾伦脸面，趁艾伦躲避大皮袋的瞬间，在艾伦的腰下擦身而过，冲出衣帽间的后门，一溜烟向厨房奔去。艾伦紧追在后，但他没有大喊“抓贼！”，因为他想悄悄逮住小偷，不要惊动领事馆，以免坏了整个“华洋食品行”的名声。

“不要乱跑，小心烫到！”胜仔不知道发生在衣帽间的事情，看到学徒没命地奔进厨房，站在油锅旁大声呵斥。司膳主管闻声，想看看发生什么，从放油桶的木架子后面探出身子挡住了学徒的去路，这时，艾伦追入厨房。没等艾伦开口，学徒将大皮袋扔向胜仔手握的注满食油的大油锅。

油锅被大皮袋打翻，整锅的油泼入热火腾腾的炉灶，掀起巨大火柱，捲向木架子上的油桶。厨师，小偷各自逃闪，艾伦继续追赶小偷，整个厨房的中央被火海吞没。

不幸的是，舞会的乐曲声盖住了厨房的最初火灾声，当温思达领事再次打开书房门时，扑面而来的不再是捂住鼻子还能顶住的浓烟，而是席卷长长的走廊，向整个领事馆漫延开来的熊熊烈焰。

火势像无数条长蛇，伸向沿走廊的每一道门，先把门熏成黑色，然后穿过正在化

为焦炭的门框，将鲜红的火焰，转黑的浓烟，送入每一个房间。

火焰破门而入，烧到大客厅时，客人们发出一片惊呼尖叫，争向前门逃生。火舌舔到巨大的圣诞树，贪婪地吞嚼树杆树枝，散发松脂的气味，火舌舔到墙上的油画，将画中的人物在烧毁前显得回光反照般地栩栩如生。窗前的铁栅栏烤得近乎透明的通红，大理石的地板表面渐渐化成粉末状的炭粒。人们在火焰里逃生，惨呼，嘶叫，咀咒，身体摔倒声，傢俱撞倒声，火焰欢快的燃烧声，汇成地狱般的交响曲。

冒着浓烟烈火和宾客们逃离火海的温思达领事，奔走在领事馆前的草坪上，立即投入指挥从虹口赶来的消防队员救火。

背靠冬季的夜空，大英驻上海总领事馆包裹在橘色大火的怀抱里，奇形怪状的浓烟忽而发黑忽而变红，仿佛黑蛇和红蛇纠缠在一起，在每一个窗口，每一道门框，盘旋舞跃。长长的火星刺破夜空，飙射到远处，像慧星落地。墙上出现无数裂缝，大火从裂缝里钻出来，汇成金色的瀑布。。。

艾伦终于抓住学徒小偷。

"老实讲，你从什么地方学到的英文？"

"华人儿童收容所。"